遊「海上桃源」塞舌爾（二）

超過十個月都陽光普照的塞舌爾在每年十一月到下年三月受西北季風的影響，日間不到三十度，算是「涼快」的時節，早晨與下午的沙灘與海面上清爽而濕潤，是浮潛與出海釣魚的絕佳時機。

雖然塞舌爾的海邊與海上娛樂建設沒有馬爾代夫或毛里求斯開發得那麼完善，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能讓人體會到一種自然原始的樂趣。與有船的島民約好時間講好價錢，就可以帶着船長與一兩名船員啓航了。有着豐富海釣經驗的當地人就像海鳥一樣知道哪片海域的魚多，拍着胸脯保證我們不會「空肚而歸」。

在等魚上鈎的過程中，可以站在船頭遠眺前方美麗無人島群上的成群棕櫚樹，亦可以用鏡頭捕捉海面上不時躍身而出的野海豚。再從保溫箱抓一把碎冰加在一早就放在包裏的威士忌中與朋友碰杯，在船員播放音樂的輕快節奏中的微醺讓海風拂面都變得如此輕鬆愉悅。

當第一條大個兒的金槍魚被衆人一起拉上甲板的那一刻，激動與興奮之情絕不輸給球迷在現場看到擁護的球隊射門進球那一秒的跳起。待船上架起煤灶升起炊煙，不久之後，這條六個人才能抱起的「獵物」就成了盤中美味。前菜是粉嫩的刺身，主菜是鮮香的魚排，而甜點，就是我們釣起大魚的那份欣喜。

飯飽之餘，透過清澈的海水選一片色彩明亮的海底換上裝備下水浮潛又是另一番樂趣。活潑的魚群就像一副轉動的調色盤，讓《小美人魚》中熱鬧又斑斕的海底世界場景「躍然水中」。

歡聲笑語道破這完美時光的玄機，我們伴着夕陽，返航。

◀「塞舌爾海釣記」

樂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善意鋪成的地獄路

「討論的是：通往地獄之路布滿善心。心懷至善、正義的目標行事是不夠的，馬丁・范得堡說，因爲伴隨崇高目的而來的行動如果不義、不善的話，目的本身的價值就大有問題。我沒注意聽他怎麼周延的解釋這點……我在想，目的正確手段錯誤，和目的錯誤手段正確，哪個比較糟呢。」這是偵探小說《父之罪》的經典一幕，也是有關父之愛的經典一問。

《父之罪》是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於一九七六年，讓名偵探馬修・史卡德（Matthew Scudder）登場的第一部小說。故事講述一名離家出走的少女溫蒂死於家中，死狀恐怖，作爲同屋主的疑犯理查，在還押中自殺，警方斷定這案件就此塵埃落定，但少女的養父卻請來私家偵探馬修・史卡德幫忙調查養女死前的生活，而在調查中，馬修・史卡德也查出了眞正的兇手。

這故事的核心問題是：以父愛之名，就能爲所欲爲嗎？「目的正確手段錯誤，和目的錯誤手段正確，哪個比較糟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就是：兩個都很糟。但，更糟的是，有人以爲自己目的正確，且手段正確，但事實上，目的與手段皆錯。勞倫斯・卜洛克刻意將這問題，放到《父之罪》的故事中，言之有理，因爲父愛，往往就是在這樣的一種邏輯中運作。

在這個父權社會，父愛，還是有着堅固的武裝，不容置疑，以父之名，以父之愛，彷彿就能夠爲所欲爲。《父之罪》說中了要害：當父親以愛之名，要「保護」他們的兒女，在絕大的情況下，並不是眞的提供保護，而是以父愛之名，將兒女「修正」爲社會所期待的樣子，如此期待兒女不會受傷。

「難道我就沒有資格保護我的兒女嗎？難道我保護兒女也有錯嗎？我可不要鞋匠的兒子永遠光腳丫！」我知道，被質疑的父親，都會這樣回應。然而，就像《父之罪》引用海耶克的話，哪怕父親們所懷的眞的是善意，「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善意鋪成的」。

甲蟲滾球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五、日見報

觀察與感悟

喜歡旅行的香港人不少，除了見識世界，大致有幾種目的：一是充電型，爲散心降壓調劑精神出外；二是吃喝型，爲品嘗吃喝美食。「吃喝」對信奉「民以食爲天」的港人尤爲重要。港人談旅行，常會評論：冇啖好食。前兩種人以參團爲主。第三種是文化型，多取「自由行」形式，抱着學習文化目的，自行設計路線。

我多年的「自由行」旅遊史，目的集以上三種而大成。

早年的「自由行」，旅遊書是「盲公竹」，這些書種台灣做得較好，其原版出自日本。那些書資料詳實、準確，甚至連時間、價錢的誤差都很小。

香港人旅遊歸來，也愛在網上發表感想，通常以相片爲主，文字三言兩語帶過，有時粵普混雜，讀來費勁。近年內地人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旅遊或「自由行」，他們也喜歡寫點旅遊散記，一寫便千言萬語。他們寫得勤快、深入，文筆也頗見優美細膩。

如今網上的旅遊文章多了起來，旅遊書介紹不周或有錯，那些資訊便是有效的補充。

只是網上文章有時未夠個性，即說觀察與感悟都還缺自己的角度和特點，不少只是重複旅遊書上的敘述。

如果旅遊走的路線並非旅行團走過的，觀察的是別人沒留意的事物，又或者是找到別人未必切入的角度，再聯繫自己的生活歷史背景，感悟也是與衆不同的——這樣寫出的文章才見個性。

有這樣的要求，臨行前的功課就必做不可，要讀書，要上網儲備相關資料。這往往要花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把讀來查來的知識一一對應走過的國家、城市、景點，紙上文字便有了生命，收穫也分外扎實。

旅行路上也不能偷懶，要及時把每天的行程及見聞記下，力求記得完整準確。照相也是記錄的好方法。過去旅遊要帶相機，現在一部前後萊卡雙鏡頭的手機就夠了，拍出的效果也甚好。有了記錄與相片雙保險，查用時就不至混亂或出錯。

這樣的「自由行」有時很累，可也樂在其中。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張藝謀歸來

最近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在京舉辦了二〇一七年度表彰盛典，三百位內地導演評選出年度最佳導演、最佳影片以及編劇、男女演員等獎項。七年前，爲了響應有關部門節儉評獎類活動的號召，該獎項以「表彰」措辭區分。這個評選是內地含金量最大的獎項，因爲都是導演一人一票選出來、再經終審評委評出。所謂文人相輕，這個表彰就顯得分量不輕。

年度導演是該評選最高的榮譽，二〇一七年授予了《嘉年華》的文晏，該片是去年唯一入圍三大國際影展的中國電影。其次，年度電影表彰了《芳華》，這是繼《我不是潘金蓮》獲得二〇一六年度影片表彰後，馮小剛導演的作品連續兩年獲此榮譽。去年的年度導演是程耳，他導演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彙集章子怡、葛優等群星，雖票房未盡人意，但深得業內人士好評。馮小剛連續兩年摘得年度影片，連續兩年與年度導演失之交臂，體現了導演協會鼓勵新銳導演的魄力，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馮小剛的勤奮。馮導新片之所以能讓導演同行們肯定，是因爲他這兩年不拍神不拍妖，始終在拍能觸動自己的現實題材故事，《我不是潘金蓮》在海外屢獲殊榮，《芳華》創下近月十五億票房，都形成社會熱點話題。

在二〇一七年度表彰會上，最大的焦點是張藝謀導演的到場，因他在電影界低調近二十年，極少出席類似活動。他不僅爲青年導演青葱計劃做評審主席，更是領銜年度表彰終審評委。在表彰會上，他與第五代導演們集體亮相接受表彰，鼓勵獲獎的青年導演「這只是個開始」，這句話也像在說自己與中國電影界的交流才是個開始。張導坦言做其他職業的同齡人都已退休，但自己還在拍電影，這是一種幸福。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南柯一夢

現時香港大部分粵劇戲班，其實都只具班牌（即劇團名稱），擔綱的演員實際並不固定，藉此令製作形式更加靈活，在市場上可以更具競爭力。大約十年前，政府當局有見粵劇的傳承危機，故此由粵劇發展基金向新進劇團提供資助，好讓新秀演員能夠獲得較穩定的演出機會。當時獲得資助的青苗粵劇團，自此不斷培育人才，至今已轉爲由藝術發展局資助。時光流逝，人事變遷，十歲的「青苗」最近演出《一夢南柯》，反映了劇團培育人才的新發展。

《一》劇改編自莎士比亞的名劇《仲夏夜之夢》。編劇黎耀威選取了《仲》劇的基本結構而成粵劇，而非完全搬演原劇。現時《一》劇盛載的三條主線，包括兩對情侶的錯摸情緣，還有凡間皇族太子和儲妃之間的嫉妒猜疑，以及民間百姓的樂天知命。原著《仲》劇包含的戲中戲，四個傻頭傻腦的工匠爲了改善民間生活，於是自行排練一齣「好戲」進宮向皇后祝壽。莎士比亞撰寫該段戲中戲爲有笑有淚的愛情悲劇，《一》劇則將之轉化成《八仙賀壽》，藉此與戲曲風格互相配合。四個角色各自分飾八仙，其中一位旦角更主力唱出八仙的寶物如何用來賀壽。觀衆聽得親切，看得更加投入。

另一方面，《一》劇以粵曲演唱爲主要表演形式，不及話劇般可以傳達豐富細緻的劇情，故此未能將原本《仲》劇的仙凡差別保留，以致綠林仙徘徊於人神兩界如何參透世情，亦未能表現仙凡之間同樣面對的感情煩惱。

不過，《一》劇仍然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嘗試。首先，原本《仲》劇的角色豐富，而「青苗」不乏新進演員，全劇十二位主要演員各有發揮，較之現時粵劇戲班慣常採用的六柱制，更能發揮敘事戲劇的功能。《一》劇現時以大量小曲作爲角色的情愛宣言，梆黃成分不多，更類似粵語音樂劇，能夠吸引較年輕的觀衆進場觀賞。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日見報

身邊的癌友

父親早年的學生才五十多歲就癌症晚期了。手術動了五六次，切除了一個腎、半個胃、胰腺、膽囊、若干寸腸，聽起來肚腹都快掏空了。這次在酒席上碰到，他因糖尿病併發導致視力銳減、腿腳不便，卻還拄枴赴宴，且胃口頗佳，毫無忌口。他說：遺囑早就立好，財產已經公證，連出殯、落葬的細節都已囑咐好妻子，「現在我是活一天就賺兩個半天。」

近年來內地癌症病人有低齡化、擴大化趨勢。過去很少聽到有人患癌，現在幾乎每天都有熟人或他們的親朋好友確診爲癌。且常有一家先後查出癌症，或同村不少人都罹患同樣癌症的情況發生。環境污染、食物污染、基因變異、心理壓力過大、生活習慣不健康可能都是原因。另外，國人的壽命普遍延長、癌症早期排查加強可能也增加了發現癌症的概率。

不過，有些醫生「寧可錯殺，不可放過」。一看到甲狀腺結節、肺部陰影就建議手術，儘管事後證明是過度治療。最近已聽到兩起誤診肺癌的事例了。生死大權操在醫生手裏的普通人，有的也堅信開刀最好，花再多的錢，吃再大的苦，他們都要一而再，再而三上手術台，本文開頭提到的癌友就是如此。

面對疾病百折不撓，保持頑強的求生慾望，我很敬佩，但也不免想到過度治療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經濟和心理負擔。古人說：死生亦大矣。人都有自欺欺人的傾向，總覺得奇跡會發生。事到臨頭，誰也無法保證能看淡生死，誰也不願眼睜睜任憑至愛親朋等死。

當然，也有癌友豁達，放棄治療，遊山玩水，該吃吃，該玩玩，自覺死而無憾。但生命的長度與質量之間如何平衡畢竟是個人選擇，只能見仁見智。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李碧華筆下的女性人物

鉛字肖像
楊　騏
逢周一、三、日見報

李碧華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常常是「非女性主義的女角色，卻往往又是介入中心結構的邊緣喻體」，舉例來說，《川島芳子》中游弋於中日兩種國族身份的川島芳子、《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與武龍有着身份衝突的單玉蓮、《霸王別姬》中自身具有性別矛盾的程蝶衣、《青蛇》中與白素貞、許仙、法海有多角關係的小青。

所謂的「邊緣」，當然是相對於「中心結構」來說的。這種「中心結構」用米歇爾・福柯的話來說則是一種「總體性的論述專制」，通過一系列的規訓手法，如制定時間表、追蹤成績的監視手段，種種考核諸如寫報告、建立檔案以獎勵順從、懲罰抗拒，強化社會道德價值體系下的工作與生活的倫理，鞏固「總體性的論述專制」。

而那些「邊緣」的、「另類」的人物所承載的信息，正是一種與正統主流論述抗衡的潛在力量。

學者周蕾就對李碧華筆下的人物懷抱着抗衡論述的想像：「（李碧華）用一些被社會鄙視、從事被社會鄙視的行業的人物，來創造一段具有魅力又瑣碎不堪、既驚天動地又一文不值的歷史。」從被排擠、被壓抑的角色中挖掘出部分消解男性中心權力的聲音。

李碧華在寫作時並未刻意要求自己去寫出一個女性主義文本，按照林芳玫在《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裏的說法，女性主義文本的內容涉及「社會制度對整體女性的影響」和「對女性解放的道德承擔」，而顯然李碧華筆下的人物，極少有與之相符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李碧華的小說是一個充滿女性意識的世界。她勇於將傳統的敘述方式打碎，以求新、求異的手法寫出個性鮮明的女性角色，並且大加筆墨描述出她們堅持、主動、反叛的一面。

然而，李碧華畢竟只是一個普通的流行小說家而已，她無法不受制於流行文化工業的生產模式，況且她本人對寫作的態度也是「先娛己，後娛人」，並沒有對女性解放有自覺的承擔。

當某種特定的思維狀態與寫作方式的條框將一名作者圍困其中時，她的文本所能承載的意念也就止步於此了。於李碧華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寫出自己認爲好看又吸引讀者的故事，僅此而已。

春暖種瓜豆

老三所在幼稚園今年派了紅黃綠三粒豆種，他拿回來後即交給我這個奶奶去處理。我將三粒種子及長豆角籽、葵花籽、節瓜籽，於清明節前一起浸泡一夜，然後分別置入花盆。豆種最先冒芽，合力頂起一大塊土，葵花籽第二，節瓜籽行動較慢，但卻最壯實，兩片綠肥芽煞是可愛。恰逢春雨綿綿，扎根良機，我即將全部幼苗移栽落地。

雖說香港地四季都可種植，但清明時節萬物復甦生命力強盛，最適宜點瓜種豆。我年年此時在舊居花園種些豆蔬，平時由對面花圃園工幫忙淋水，我們周末回去將魚缸肥水盡數澆灌，到有收成時，每周採摘一次帶回市區，全家人特別是孩子們都喜歡吃，豆角沒筋，蔬菜鮮嫩，這才是無一點農藥的眞正有機菜。

我曾種過一次向日葵，但當年不懂浸泡，放在花盆泥土中的瓜籽一夜間被老鼠全部挖走偷吃了，第二天早上只見瓜子皮，一粒瓜仁沒留下。今年用二十五元買到十一粒葵花籽，浸泡後下種，老鼠未曾出現搗亂，葵花籽共出芽九棵，十分期待它們向陽花開結籽成熟那一天。

節瓜也叫毛瓜，我首次種植，六元一包籽發出二十幾棵苗。之前去附近的有機農場買菜，事頭婆好心已送了幾棵節瓜苗，我栽於鐵絲網下，我自己育的苗出齊後，選了部分移栽，多餘的則送與鄰居，希望今年節瓜可豐收。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製造流行

「你是不是『隱形貧困人口』？」吃午飯刷手機時，被這樣一篇微信文章的標題吸引了。懷着好奇打開鏈接，開篇就是這個詞的定義：「有些人看起來有吃有喝，但實際上非常窮，即便存款爲零，也不能耽誤了好吃好喝好玩。」這就是文中定義的「新窮人」。

新窮人，說的不就是我嗎？怎麼又被說中了？一邊感慨，一邊立即在朋友圈中分享此文，並附上評語：「是的沒錯，就是我」。

正當你感慨文章小編與自己「心有靈犀」時，編輯團隊正忙着研究，你可能想看什麼，什麼話題能引起你的興趣，並最終形成分享。

轉眼間，這篇文章的閱讀量已是「10萬+」。各大媒體也紛紛轉發，很快，網絡上又衍生出了「隱形肥胖人口」，「隱形單身人口」等概念。可以確信的是，本文是爆款無疑了。

生產爆款、製造流行，這便是文章背後的編輯團隊孜孜不倦在研究的事。從某家新媒體的招聘廣告中也能窺見一斑，招聘者在廣告中這樣寫道：一起來深挖90後焦慮的痛點，嘗試把每個內容和活動都做成爆款。

與傳統媒體不同，新媒體「台前」與「幕後」更容易實現「親密接觸」。每篇文章的閱讀量是多少？轉發量是多少？讀者怎樣留言？編輯團隊總能在第一時間掌握讀者的反應。閱讀數據成了第一生產力。

痛點、爆款、KPI、用戶畫像、內容變現……這些營銷策略和概念，已經深深植入到互聯網媒體以及他們的編輯團隊當中。今天的媒體工作者，不再閉門造車，他們已經具備完整的市場理念，他們善於捕捉網絡上可能會火的蛛絲馬跡，善於下定義，畫畫像，讓讀者對號入座，心甘情願地分享。

下一次，當你覺得自己被懂得，與小編心有靈犀時，恭喜你，作爲編輯團隊的靶心，你又被射中了。

閃念
大　千
逢周一、三見報